

教摇摇妹

阿·列米卓夫摇著

刁绍华摇译

走投无路的人们

——谈阿·列米卓夫的中篇小说《教妹》

刁绍华

沦落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及其不幸遭遇,这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直是最常见的题材。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等,反映了俄国古典作家对“小人物”的同情,体现了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列米卓夫(1864—1928)是俄国文学“白银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小说领域里以独特的方式继承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一系列小说中极其真实地描写了走投无路的人们生活的绝境。中篇小说《教妹》(1904)被认为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最充分地反映了“小人物”的主题。

《教妹》的情节发生在彼得堡一个叫作布尔科夫大楼的居民小区,这“就是整个彼得堡”,也就是整个沙皇俄国的缩影。大楼正面的一端朝着通往兵营的小巷——是有钱人的住宅。房主布尔科夫住在那里,他从前当过省长。上面一层,住着律师阿姆斯特丹斯基,他占用两套住宅。再往上,是奥舒尔科夫一家,丈夫和妻子,占用十个房间,所有十个房间都摆满各种各样的小摆设和养鱼缸,隔三差五地更换一次仆人。奥舒尔科夫的邻居是德国人,维腾什陶贝医生,他用伦琴射线治疗一切病症。奥舒尔科夫和维腾什陶贝的楼上,住着霍尔莫戈罗娃将军夫人,院子里的人给她取了个雅号:虱子。布尔科夫大楼的后院则是个贫民窟,居民主要是鞋匠、成衣匠、面包匠、澡堂服务员、理发匠、洗衣妇、缝制内衣的缝纫女工、女裁缝、奥布霍夫医院的看护妇、公交售票员、司

机、制帽匠、修伞工、制刷工、店铺伙计、水道工、排字工和各种各样的技工、“有家口的电气技师”，还有“碗豆大街和扎戈罗德内伊的各类小姐、裁缝姑娘、茶馆的女招待、澡堂里的英俊的年轻人，他们应招上门为女士们效力”。小说的描写重点就是这些“小人物”，特别是妇女的生活及其悲惨命运。

小说的主人公马拉库林本来是个公司职员，可是莫名其妙地被解雇了，为了寻找工作，整天在彼得堡四处奔波，好像一只老鼠在捕鼠笼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处处碰壁，到处吃闭门羹：不接见。即使接见了——也不愿意说话，而且不让你张口”。马拉库林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是木头槌子”，不仅冰冷梆硬，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插进别人的喉咙里。个人的不幸，促使马拉库林注意观察周围人们的命运遭遇。他起初有两个女邻居：一个是纳杰日京培训班的学员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克利卡切娃，另一个是戏剧学校的女学生薇拉·伊万诺芙娜·威霍列娃。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刻苦学习，打算念完纳杰日京培训班以后取得中学毕业文凭，以便进入医学院学习。她非常繁忙，既要学习功课，又要工作——到按摩院去按摩挣些钱，借以维持学习。最后，医生终于建议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不要参加中学毕业文凭考试了，而要抓紧时间到阿巴斯图马尼去疗养，肺部出了毛病——她的肺部有嘎吱声和啾啾声。薇拉·伊万诺芙娜被大商人阿尼西姆·尼基季奇·瓦库耶夫所诱惑，与他同居一年，后来遭到遗弃。她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名扬全俄国，全欧洲——全世界，她所以想要这样，是因为想要对阿尼西姆进行报复：“阿尼西姆·尼基季奇·瓦库耶夫万事亨通而又能逍遥法外，朝三暮四，遗弃了她，换来了别的一些爱上了他或者卖给了他的女人，哪怕是能让他有一分钟的时间为此而感到追悔莫及也好”。她现在正在用“某种可靠的和久经考验的方法”为自己打通道路，而且只要她有力量就将要一直奋斗下去。可是薇拉·伊万诺芙娜在一切皆可用金钱买卖的社会里，只能出卖自己的肉体，因此沦落成为娼妓。她迁出以后，搬进一位中学女教师，安

娜·斯捷潘诺芙娜。“她只身一人,一无所有,但问题并不在这里:她曾经一个人生活过,没有钱也照样活过来了,这里是另一码事,这里是精神上的——她由衷地相信她被别人爱上了,她本人也爱上了别人”。她得到一笔遗产,于是被一个男人“爱”上了,可是刚一结婚,遗产被霸占,她就被遗弃了。“一个人的心灵被别人给玷污了,他的心灵遭到了蹂躏,他想要干什么呢?马拉库林仔细地观察着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越来越相信,说实在的,她在人世上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她才那样笑,看着她的笑容,心里感到疼痛。”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叫人可怜,薇拉·伊万诺芙娜叫人为之担忧,而安娜·斯捷潘诺芙娜则叫人感到痛苦。她有一次笑了,看着她的笑容,心里感到疼痛。”厨娘阿库莫芙娜像块石头一样,“在大千世界里滚来滚去”。十四五岁的半大丫头薇鲁什卡遭到粗野男人们的蹂躏。阿库莫芙娜从马路上把这个小姑娘领回来,收留了她,精心保护她,防范着布尔科夫大院里的浪荡子们——办事员斯塔尼斯拉夫和装配工卡济米尔,有时晚上天还亮的时候她就把厨房的门关上,为了安全起见,让小姑娘在三盏永不熄灭的神灯的照耀下睡在她的床上。可是薇鲁什卡最终仍然没能逃脱那种悲惨的厄运。

列米卓夫追随着俄国古典作家们,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人与人本来应该成为“教兄教妹”,相亲相爱,可是为什么他们却如此不幸,这是谁的罪过呢?马拉库林思考了整整一夜,一直思考到天亮。他认定,“教妹”们的不幸是绰号叫“虱子”的霍尔莫戈罗娃将军夫人给造成的。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心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样,考虑着“如何才能比较巧妙地铲除将军夫人,让她不留下一块湿的地方”;“不铲除她,他就不能生活,他就不能呼吸,她带着粘乎乎的蜘蛛网,不让他呼吸,他就无法入睡,无法忍受,不得安宁”。可是后来,马拉库林非常憎恨的霍尔莫戈罗娃将军夫人在马路上散步时中了流弹而丧命。厨娘阿库莫芙娜对马拉库林说:“不可怪罪任何人。”马拉库林对此不加可否,反问道:“什么人的罪过,阿库莫芙娜?”他不知道谁的罪过,该怎么办,只好把改善不幸者的命运的希望寄托于幻想:

希望大家都到巴黎去 ,因为 :

在巴黎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能给自己找到在人世间的位置 ,灵魂将得到升华 ,她笑起来也将改变模样。

在巴黎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将治好病 ,恢复健康 ,通过考试 ,得到中学毕业文凭。

在巴黎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将重新爬上吊杠 ,从嘴里喷火。

在巴黎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跳起舞来将要征服欧洲的心脏 ,马拉库林也将找到失落的喜悦 ,找到薇罗奇卡。

在巴黎 ,薇罗奇卡将成为伟大的演员 ,将会心安理得。

在巴黎 ,阿库莫芙娜将像一块滚动的石头那样滚到那里去 ,摆脱掉父亲的诅咒 ,阿库莫芙娜将呼吸到她有九年没有呼吸到的空气 ,她不再须要去见皇上了 ,不再须要喝马粪汁了。

在巴黎 ,她的薇拉也不会毁掉 ,而她在布尔科夫大院早就毁掉了。

幻想破灭以后 ,马拉库林便陷入绝境 ,自杀而死。

列米卓夫是象征主义者 ,在小说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法 ,从而扩大了作品的艺术概括性。中篇小说《时钟》(1918)中的时钟 ,是无意义而又痛苦的生活的象征。《教妹》不仅广泛描写了沦落社会底层的人们生活及其不幸的遭遇 ,而且进一步探讨了整个俄国的历史命运。俄国画家米·瓦·涅斯捷罗夫(1864—1939)的名画《神圣的罗斯》(1918)的形象贯穿全书。小说描写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外貌时写道 :她是“一位瘦削的小姐 ,如此瘦削 ,简直让人替她担心 ,特别是看到她整夜读书。一个人靠着什么才能活着 ,脸上一点儿血色都没有 ,目光惘然若失——那是四处飘零的神圣的罗斯的目光。”她成了受苦受难的俄罗斯的象征。马拉库林在莫斯科一个商人的办公室里看到墙上挂着著名油画《神圣的罗斯》的复制品 ,而另一侧放着一个大笼子 ,里面关着一只猿猴。作者一再强调 :那个商人坐在《神圣的罗斯》和猿猴之间。这

又是一种象征 :俄国有过辉煌的历史 ,可是残酷的现实却表明它已倒退到野蛮时代。

在列米卓夫的整个创作中 (以及生活中) ,梦起着重大作用。 “他相信 ,梦和现实是牢牢连在一起的 ,不受通常的因果关系和时间环境所制约 ,是与死者联系惟一的手段 ,是活人的灵魂洞悉其他世界的手段。”列米卓夫发表过记录自己梦境的书 ,例如 《捉摸不定的命运》 (1914)。在 《被狂风席卷的俄国》 (1916) 和 《物的火》 (1917,副标题是 《梦境和梦前状态》) 这类书中 ,列米卓夫把梦境和现实编织在一起 ,也就俄罗斯文学的主题和作家发表见解。 “梦不受通常的因果关系和时间环境所制约” ,在 《教妹》的艺术构成和描写中也起着重大作用 ,扩大了小说的艺术容量。马拉库林经常做梦 ,他在梦中怀疑自己并没睡觉 ,而当他清醒的时候 ,头脑里又经常萦绕着梦中可怕的景象——现实与梦境紧密纠缠在一起 ,分不清哪里是梦 ,哪里是现实。搬到新居的第一夜 ,马拉库林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在城外一个花园里坐在露天舞台对面一张小桌子旁——花园很像莫斯科的水族馆公园 ,周围的人全都不认识 ,面孔凶恶而又不安 ,他们来回走动 ,交头接耳 ,嘁嘁喳喳。他猜到了 ,他们是在议论他 ,是在嘀咕他 ,他们心怀恶意 ,恶意 ! 他很害怕 ,可是人越来越多 ,把他包围起来 ,围得越来越紧 ,他们终于不再嘁嘁喳喳了 ,而是互相使着眼色 ,彼此心领神会 ,还盯着他。毫无疑问 :他不能继续呆在这里了——会把他打死。他站起来 ,悄悄地向出口走去 ,可是他们却跟着他 ,肯定是 :他们要打死他。他们要打死他 ,他们要掐死他 ,他应该躲到何处去 ,藏到何处去 ? 天哪 ,要是能来一个人就好了 ,哪怕是只来一个人呢 ! 他们接踵而来 ,很近了 ,马上就要赶上了。他钻进岩洞里 ,趴在石头上。突然 ,有一只大鸟落到他的脊背上 ,好像一块石头 ,这不是老鹰 ,而是一只叼小鸡的鹞鹰 ,爪子紧紧地抓着他的脊背 ,牢牢地钳制着他 ,就像叼小鸡一样。 “小偷 ,小偷 ,小偷 !” 鹞鹰用喙啄着。他感到非常痛 ,心跳得特别厉害 ,不停地哆嗦 ,垂下了双手 ,毫无疑问 :他永远都不能站起来了 ,——疼痛 ,痛苦 ,痛苦得要命。这个梦预示了马

拉库林后来的坎坷命运。悼亡节之夜,马拉库林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长着翘鼻子和龇着牙的裸体女人对他说:“星期六。”马拉库林在绝望和死亡一般的痛苦中醒了过来。“他的死期是星期六,还剩下一天,——他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阴郁的想法所震惊,脸色刷的一下子变白了。”这个梦预示了马拉库林的结局。“他不愿意相信梦,可是也相信,相信他把自己判处了死刑”。“一个人生到世上的时候就已经被判处死刑了,人人都一生下来就被判处了死刑,他们是作为死囚而生活的,完全忘掉了死刑判决,因为不知道时刻,可是告诉他们日子,测出了时间,规定了日期,指出了星期六,不,这已经超出了人的力量,上帝所赋予人的力量,上帝赋予人以生命的时候就判处了他死刑,但对他隐瞒了死亡的日期。”马拉库林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跳楼身亡。

列米卓夫是一位异常多产的作家,一生共写有 愿部书,其中最重要的可以分成三大类:改编的民间故事、摹仿古代俄国文学中的“纪事”体长诗(слово)和小说。他的独创性作品和改编的作品往往交叉出现,其共同点是表现任何内容都不可或缺的语言鲜明的形象性。这些作品都是语言艺术的杰作,在遣词造句和篇章结构等方面独树一帜。愿年,列米卓夫出版故事集《从东往西》,收有改编的民间故事 愿篇,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开启了他的民间宗教传说和荒诞故事的先河。后来他又陆续改编了大量民间童话和传说(俄罗斯的、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的、西伯利亚的)、勇士歌和寓言、荒诞故事和圣徒传以及神话故事。列米卓夫的《俄罗斯大地毁灭记》(愿愿愿)构思于愿愿年夏,写于同年十月,描绘了世界历史崩溃的悲剧图画,有人把它与亚·勃洛克的《十二个》相提并论。列米卓夫的小说题材异常广泛,既具有象征主义的凝炼,又有表现主义的夸张。抒情多于叙事,更接近于他的“纪事”体长诗。除了民歌的手法(如重复和强烈的节奏)外,作家在小说中还通过修辞使虚构的人物嘴里讲民间口语和古俄语,从而强化了意外的语言效果。列米卓夫的语言反映了他对古俄语形式的酷爱以及更新诗歌手法的努力;与此同时,他还吸收了当代方言俗语,创造了被批

评界称之为“华丽文体”的语言风格。

列米卓夫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虽然在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国外（~~1918~~1918年10月流亡柏林，~~1920~~1920年末定居巴黎），但在 ~~1918~~1918年代末以前对苏联一批青年小说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所创造的“华丽文体”，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伊·巴别尔、叶·扎米亚京、符·伊万诺夫、列·列昂诺夫、尤·奥列沙、鲍·皮利尼亚克等人的文体风格。

~~1920~~1920年 10月

于哈尔滨

献摇摇给
谢·帕·列米卓娃-多甫盖洛❶

❶ 谢·帕·列米卓娃-多甫盖洛 (原名帕夫洛娃-列米卓娃), 作者阿·米·列米卓夫的妻子, 考古学家, 对丈夫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译者

目摇录摇

走投无路的人们

摇——谈阿·列米卓夫的中篇小说《教妹》

刁绍华

第一章

员

第二章

愿

第三章

源

第四章

远

第五章

愿

第六章

员员

第一章

马拉库林跟格洛托夫很要好 ,这完全不是因为职务工作把他们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使他们彼此不能分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开票据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出纳员。

各司其职 :马拉库林只用钢笔书写 ,而格洛托夫只是数钱。

他们二人长相也大不一样 ,毫不相像 :一个塌胸 ,胡髭短而细 ,另一个肩宽体壮 ,生着两撇猫胡子 ,一个愁眉苦脸 ,另一个满脸堆笑。

可是二人毕竟是好朋友 :不分彼此。

他们二人都有一种坏习惯 ,如此根深蒂固 ,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 ,困倦嗜睡的时候便在眼皮底下显露出来 ,不管这种坏习惯是藏在瞳孔里还是从瞳孔跑到眼球上来 ,这倒也完全无关紧要 :他们二人的鼻子都好像是触须 ,并不叮着生命 ,而是吸吮活物 ,吸吮着活在生命周围的一切 ,直到能够呼吸的小草 ,直到能够成长的小石子 ,贪婪而兴高采烈地吸吮着 ,仿佛是能把这种高兴传染给别人。就是这样。

须要看见的人看见了 ;不能看见的人感觉到了 ,不能感觉到的人猜测到了。

论年龄 ,青春年少——二人都年方三十 ,或者三十挂零 ,论事业——二人都一帆风顺 ,论健康——二人从来都没有生过毛病 ,甚至没有抱怨过牙疼 ,不受任何约束 ,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犹如一个人置身于草原之中 ,草原一望无际 ,自由驰骋 ,无

拘无束——全都属于你。

好像是三年以前吧 ,格洛托夫把自己合法的妻子从三层楼抛到人行道上去了 ,可怜的女人把头颅摔成两半 ,不是三年 ,不对 ,恐怕已经是四年了 ,这倒无关紧要 ,这里要讲的事情完全不是发生在格洛托夫身上 ,而是发生在马拉库林身上 ,说的就是马拉库林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马拉库林欢欢乐乐 ,无忧无虑 ,让同事们羡慕不已 ,有一次他承认 ,他虽然已到而立之年 ,可是不知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 ,他觉得自己刚刚十二岁 ,并且举例说明 :警方说 ,他有时遇到一个人或者跟别人谈起话来 ,总是觉得好像是别人年长 ,他年幼 ,年方十二。马拉库林还承认 ,他丝毫不像别人 ,最低限度不像在剧院里 ,在集会上 ,在俱乐部里经常都能看见的那些真正的人 ,只见他们或是进去或是出来 ,或是说话或是沉默 ,或是生气或是心满意足 ,他跟他们一点儿都不相像 ,他从鼻子直到小拇指 ,一切都各居其位 ,他是这样觉得的。马拉库林有时还承认 ,他从来都不想任何事 ,只不过是感觉到思考的必要性 ,如果他走在马路上 ,那就走吧 ,只不过移动脚步就是了 ,而每当向他介绍某一个人的时候 ,他在这个新认识的人的脸上和动作举止中没有发现任何与别人不同之处和任何特点 ,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个人有吸引力 ,另一个人不好接近 ,一个人更亲近一些 ,另一个人更疏远一些 ,第三个人——马马虎虎 ,但在善意中占主导地位的更经常的都是亲近感和自信心。马拉库林有时还承认 ,自从他开始读书和与人发生接触以来 ,各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丝毫没有让他害怕 ,他随时随地都准备赞同大家的意见 ,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其正确的方面 ,因此他从来不进行争论。如果说他有时也会发怒 ,甚至亲自寻衅闹事 ,那也是由于完全无可争议的原因 ,而且他每一次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原因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日常生活中没有争议的原因还少吗 ! 马拉库林有时

还承认 ,他平生没有哭泣过 ,总共只哭过一次 ,那是老奶娘在其最后一天离去的时候 :他那时钻进仓棚里 ,呜咽起来 ,流尽了最后一滴泪水。他有一种乖戾的特性 ,通常受到人们讥笑 :他有时突然心血来潮 ,想出某些琐碎的念头 ,便牢牢地抓住这些念头 ,仿佛他个人生活的全部意义就表现在这些琐事中 ,——而且这些琐事又都是他所杜撰出来的 !逢年过节的时候 ,都要向经理提交总结报告 ,这种报告通常都用打字机打印——普普通通的报告 ,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必定要亲手抄写一遍 ,尽管使用打字机本来能够更快捷和更省事地完成 ,而且有这种专用纸 ,可是他却毫不理会 ,那怎么能行呢 !——于是不分白天黑夜 ,埋头书写 ,一笔一划 ,工工整整 ,如同绣花一样 ,而且一连抄写好几次 ,直到抄写出来的报告无可挑剔才算满意 ,简直可以拿到展览会上展出了 !——马拉库林写一手好字 ,一向以此而闻名遐迩。可是这份报告明天将被放进公文堆里去 ,不会引起任何人特别注意 ,任何人都不需要 ,于是白白地花费了许多劳动和时光 ,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乖戾的人做起乖戾的事来非常固执。这还不算 ,马拉库林毫无任何原因 ,突然间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喜悦 ,而且讲述起来更加动人 :他有时一清早跑到办公室来 ,突然无缘无故地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 ,因为心中充满喜悦之情 ,难于言表。这种喜悦之情占据了他的全副身心 ,他仿佛是要把那颗火热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 ,让每个人分享 ,——为了让大家都激动起来 ,他双手捧着这颗火热的心 ,仿佛是捧着一只小鸟儿 ,用嘴吹着 ,怕它着凉 ,怕这只天堂里的小鸟儿飞走 ,捧着它到涅瓦大街上去 :好让人人都能看见它 ,都能给它以温暖 ,感受到它的光辉 ,——和煦而又暖洋洋的光辉 ,他的心由于喜悦而闪着光辉 ,散发着温暖。

当然 ,一个人不能给自己做出正确评价 ,单靠自己炫耀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 :是真的还是假的 ,——谁能说得清 ?——可

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受 精神的愉快 这在他那里的确是真的。

你听着马拉库林说话 ,看着他如何对待别人 根据他的笑容和目光 ,有时会产生一个想法 :他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 ,随时都准备进入装着疯狂野兽的铁笼里去 ,眼睛都不眨一眨 ,不假思索地伸出手来 ,想要摩挲疯狂的野兽身上竖起的毛 ,而野兽却不会咬他。

马拉库林有时出乎意料地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地发现 ,人们可能会憎恨他 ,就像憎恨任何人一样 ,有些人对他怀有恶意 ,他由于上帝才知道的不明不白的原因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 ,凡是这种时候 ,马拉库林多么恼火呀 !

对待马拉库林本来就可以随意处置 !

他居然能够活到三十岁而且一帆风顺 ,这也算是一个奇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是的 ,人们爱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虽然不是非常爱而且也不强烈 ,但毕竟还是爱他的 ,没有任何原因不爱他——喜悦之情和笑逐颜开的表情并不是平平常常的 ,而是陶然欲醉的 ,是马拉库林式的 ,为什么憎恨他呢 !

可是结局毕竟让人懊丧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下场很糟糕。

事情是这样的 :马拉库林本来指望在复活节前能够得到晋升和嘉奖——财力雄厚的商行里每逢过节前夕都要颁发重奖 ,可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晋升和嘉奖 ,反而被赶了出去。

是这样发生的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工作五年了 ,五年来一直掌管票据簿 ,工作勤勤恳恳和精确无误——马拉库林因其认真和准确而被人戏称为“德国人” ,——过节前 ,经理决定检查一下票据簿 ,于是开始核对和清算——突然停顿下来 :有些不对头 ,缺少点儿什么 ,也许只不过是缺少一些枯燥的琐碎细节 ,

可是事情却闹大了，这些琐碎细节和混乱不清可能把整个事情弄得一团糟。

票据簿从他那里给拿走了，他本人被解雇了。

马拉库林起初不相信，简直就是不愿意相信，他想：也许是在跟他开玩笑，为了开心取乐而在跟他开玩笑，要过节了，让大家都开开心嘛！

他自己也笑了，去解释一下，也不无开玩笑的意思。

“请问，一个窃贼和大路上的强盗须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盗窃和抢劫……”

“什么？”

“哈哈……”他第一个笑了。

他给经理——这位非常重要的和很有影响的人物写了一封解释的信，末尾签了名，不是简单地写上“彼得·马拉库林”，而是写了：“窃贼和抢劫者彼得·马拉库林”。

“窃贼和抢劫者彼得·马拉库林”。

“什么？”

“哈哈……”他第一个笑了。

看来是没有说成笑话，没有任何好笑的，要么就是虽然有好笑的，但没有被人察觉到，所以适得其反，任何人没有敢笑。

最可笑的是一个年轻的会计的回答——这个会计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就连苍蝇都不伤害，没有任何头衔。

阿威里雅诺夫说道：

“在您的误会解释清楚之前，我只想要等着，不做最后的回答。”

于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回绷着脸走了：

“什么？”

“错误，我是说……我没有错误，我是德国人……错误在哪儿？”

于是就相信了。

你就得相信！

一只疯狂的小野兽看来并不那么简单，想要摩挲它那竖起的毛，并不容易，它不会轻易就范，赶快把手拿开：小野兽会咬掉手指头！

不是这样吗？

要么就是这里与野兽毫不相干，可恶的事并不在于人与人是野兽，而且是发疯的野兽，而是在于人与人是木头橛子。不管你如何祈求他，他就是不听，不管你如何喊叫，他就是不理睬，你给他磕头，把脑瓜门子磕出血，他纹丝不动：既然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只要不倒下来，他就要一直巍然屹立，因为你倒下了。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马拉库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诸如此类的念头，第一次明确地想到了并且清晰地说了出来：

人与人是木头橛子。

东一头西一头，到处乱撞，——处处碰壁，到处吃闭门羹：不接见。即使接见了——不愿意说话，也不让你张口。

然后在你的鼻子前嘭地一声把门关上：“没有时间，你不要再来了！”——“完全顾不上你！”——“忙于别的事情，不得脱身！”——“为什么以前不当心！”——“都怪你自己！”——又是一句：“没有时间！”——“你不要再来了！”

仆人们也都不说话：既不准许说话，而且也都非常讨厌说话。

于是马拉库林失去了栖身之地，孤零零地置身于草原之中，草原着过大火，成了黑色的，无边无际，向四面八方望去——认不出东南西北！

他各处都去了，一无所获。

只是出于微不足道的差错——纯属盲目的偶然性。

人们风言风语地说，这都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给捣的鬼，出自他的手。格洛托夫暗算了你的朋友，本人却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

可是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马拉库林也喜欢与人和睦相处，不是出于天性善良就是由于别的品格，要么就是出于过分轻信或者另有考虑！——是的，他本人也并不反对把票据临时交给一个与此完全无关的人，由于朋友的特殊请求而怯于情面，哪怕是临时交给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呢！

对待马拉库林嘛，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可是他自己却由于盲目的偶然性而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丢了工作，孑然一身，不分白天黑夜冥思苦想，觉得今非昔比——那种时候已经成为过去了——如今他也得像真正的人一样，开始认真考虑，起初果断地下了决心，承受命运的考验。

他不认为自己有过错，不指责自己犯了盗窃罪。

而是证明自己拥有自下而上的权利，头脑发热，如同在喜悦的时候一样，在思想上按照马拉库林的方式牢牢地抓住这个木头橛子，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是个木头橛子，——于是他要把这个木头橛子拔出来。

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人需要这些木头橛子以及为什么而需要，这些木头橛子是为了满足什么人的愿望而放置的，他想要弄清楚是为了能够明确地对自己说，他是否还得像某个人所希望的那样当一个木头橛子，抑或不等别人把他推倒，而无须问任何人，自己主动地轰然倒下呢？

诸位不妨想一想，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不简单，不可能马上回答出来，而且谁来回答呢，当然不是铁匠大街上的那个手相术士，他偷了一条裤子，却根据手掌上的纹理证明是铁匠大街拐角